

吃的体验

□南京 吴晓平

体检,低密度脂肪超标,吓得我失魂落魄,急忙电询老友查主任。老头儿不冷不热地说:问什么?你还是管不住一张嘴,吃得太多了呗!

我吃得还多啊?我跺脚喊冤——自从心脏装了支架,我告别了猪头肉、猪大肠,就是炒菜偶尔放几根肉丝,都是抿着嘴儿细细品尝的,怎么还说我吃得多?查主任叹口气,语重心长地说:老吴啊,少吃不仅是少吃肉,包括米饭、面条,甚至水果,你都要控制摄入总量。米面都是碳水化合物,水果糖分也高,我看你平时狼吞虎咽的吼样,就替你捏把汗!

查主任是一好老头儿,一个退休了还在坚持上心内科专家门诊的老医生。老朋友,自然不会瞎说。去年装支架时他就告诉我,心脏装了支架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术后维护不好。比如正常人低密度脂肪3以下都是合格,装了支架的病人就不行,必须减一半,要控制在1.5左右。如何控制?自然是管好嘴,迈开腿,可怜我现在除了中午一顿放开大嚼,就连晚饭也是“过午不食”了。肚皮吃不饱,寡得难受,便早早上床睡觉。常常在床上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,心里就颠来倒去想人生:年轻能吃时,没有东西吃,指望今后多苦钱,有钱了好

好吃个痛快;如今有钱也有闲了,偏偏身体叫你吃不起来,你说气人不气人?

越吃不着,越是回忆当年吃的豪气。那时家里穷,哥哥姐姐还在插队,我是家里唯一的“工薪阶层”,每月学徒工资19块5毛。钱不多,还要维持一个月的生计,甚至还想省几个小钱来补贴农村的哥哥,所以每天的伙食费,我是算了又算,牙缝里挤。早餐总是泡饭萝卜响,中午在食堂就餐,不敢超过一毛钱。有时头天吃超了,第二天中午就冲碗酱油汤下饭。唐师傅看我吃得俭省,常劝我,身体是革命本钱,不要糟践了自己。那时肉是凭票供应的,在我印象中,好像是六毛八一斤,每人每月也就二两五的计划,你想多吃也不行。不过猪下水不要票,价格稍有浮动,可惜一般人买不到,非要特别有“路子”的人才能开后门搞到。唐师傅认识夫子庙菜场的卖肉师傅,忽一日,他买了两个大蹄膀,十斤重。早晨一上班就将我偷偷喊出办公室,说,你赶紧拿回家去,别给人瞧见了。我家就住厂门口,偷偷溜回家,趁新鲜洗净下锅,打开煤炉,让邻居帮我看。哇,那天上班,满脑子是肉,干活格外有劲。中午回到家,煤炉上蹄膀已经烧烂,肉香扑鼻。先忍住馋虫,将饭

盒里蒸的半斤米饭三口两口吃下垫饥,省得待会儿囫囵吞枣,吃不出肉的滋味儿来。有了米饭打底,这才从锅里汁水淋漓地拎出蹄膀,撕下一块软颤颤的皮肉,稍稍蘸点酱油,塞进嘴里——妈呀,那种久违的美味,令人窒息!一人躲在家里闷头大吃,也不用筷子,手撕嘴啃,一口口肥腻嫩滑从喉咙汨汨而下,那种无与伦比的快感,过电一样从头发根一直爽酥到脚趾头。原打算只吃一只,留一只明天再享用。结果吃滑嘴了,刹刀刹不住,心想也就半个月的工资,难得快活一次是一次,顶多下半月天天啃萝卜响吧。于是,连扯带撕,吃肉喝汤,十斤蹄膀顷刻而光……

清楚记得那天下午下班,唐师傅拿我打趣说,小吴今晚可以煞馋了吧,要不要请我们一起去撮一顿?我这下才想起,从礼貌角度,是应该请师傅去撮一顿的,毕竟这肉是他开后门搞来的,好像他还贴了一包烟。“可我……我已经吃光了!”我结结巴巴地说。唐师傅大惊失色,你一人一顿就吃了十斤蹄膀?十斤耶!我不好意思地摸摸后脑勺,嗯,连汤都没剩,全喝光了!

偶尔翻看46年前旧照,那时我真瘦,腰围不足二尺,天晓得那许多肉是怎么揣下去的?应该还是肚里油水少,寡狠了吧……

一绺田

□陕西西安 宋东涛

下了很久的雨,终于放晴。秋阳澄澈,如暖流轻轻淌在天地间。

母亲抬眼望望天空,她又闲不住了。吃过早饭,她一个人带上镰刀,沿着盘旋而上的坡路,在快要被废弃的火车道旁割草开荒。这里原本是出村的一条小路,随着环村路修好投入使用后,渐渐荒芜,长满杂草。

退休回乡的老人,纷纷开荒耕种,一滴滴滚烫的汗水落在哪里,哪里就是一片碧绿。母亲经常在这里散步,看到杂草覆盖的土地,顿觉心里不安,便叹道:“竟然变成荒地,太可惜了!”

这不,天刚晴,马上行动。割草时,一不留神,她脚下一滑,打个趔趄,没站稳径直坐在地上。幸好,没摔倒到哪里,母亲爬起来,拍打身上的泥巴。有人走过,看见这一幕,朝她喊:老人家,小心点!母亲一边说不妨事,一边呵呵乐着。吃罢午饭,母亲叫上父亲一起开

荒。父亲负责割草,母亲整地。阳光下不知疲倦的身影,似乎回到满是活力的年轻时代。傍晚时分,一绺田不但被翻得平平整整,还撒上蔬菜的种子。

“院里那绿盈盈的一片,还不够吃吗?况且,天越来越冷,过几天就要回城里,地里的菜谁吃?”我嘟囔道。“街坊邻居吃呀!”母亲自豪地回答道,“可别小瞧我种的菜,谁家没有了都会来摘……”是的,在村里,菜不是什么稀罕物,有人正好需要,就是母亲的快乐。

母亲退休前是一名小学教师。70岁时,还嚷着回乡开办幼儿园。她说一辈子都在和孩子打交道,离开孩子不习惯。全家人都不支持,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。谁知,母亲又把目光放在种菜上。前些年,小区隔壁的荒地,楼下没有规划的空地,被母亲和一些老人们开荒,耕耘。整片的荒地被打理得整整齐齐,鲜嫩的

蔬菜绿得直逼人的眼。望一眼,赏心悦目,口内生津。城里自家种植的蔬菜,可是稀罕物。每次摘菜,路上碰到熟人,母亲都会招呼着,分一些给别人。好几次说是下楼摘菜,回到家时,手里没几棵。

母亲最初是民办教师,没有编制。寒暑假会带上我或弟弟,参加教育局组织的师资培训。印象里,有一年冬天,很冷。我坐在自行车车头横梁处,缩成一团,和母亲迎着西北风去学校参加学习。十几年间,很多民办教师放弃。母亲依次取得民师、中师、大专文凭,她的所有假期,几乎穿插在孩子、家务与书本间。终于,在我初中毕业时,母亲通过考试成为一名优秀的公办教师。母亲的奋斗过程,伴随着无数孩子以及我们兄妹四人的成长,影响深远。

母亲种过的田,因有深耕细作的努力,才有收获的幸福。

暮秋登山

□四川西昌 杨钰珍

山,是我休整灵魂的家园,是我的娘家。每年赶在霜降前,我都得登一次山,今年也不例外。

我登的都是无名之山。无门票之纠结,无庙宇之巍峨,无香烛之缭绕,无神仙之仙气高名,它是山中的无名之辈,只有山的本相。

中秋上无名山时,苍松郁然而青,古柏森森。如今,露重霜华,满地落叶堆积,菊花在落叶中顽强地探出头来,飘清芬淡雅之芳香。

一路行来,“山风吹空林,飒飒如有人”,那些阔叶树木经霜风一推,叶儿如蝴蝶般在林间翻飞舞蹈。我拾起一片,叶上的脉络如路,沿着这条路,我看它

是怎样从初黄幼稚、青葱韶华变成沧桑暮年的,跌宕起伏,如电视连续剧,在这林中由霜风一遍遍播放。心中顿生“念天地之悠悠,独怆然而涕下”的悲悯。但悲而不惨哀而不伤,它只是累了,回地下休息三月而已,明年春天又是一身新绿。

只要有根,树木的生命可以轮回,有返老还童的特质,可以年年凋零年年生发。而人没有,但人的心可以情可以。

常常,我将心里那些痛苦、愤怒、怨恨、自卑等垃圾情绪,一筐一筐地倒在山上,辗转徘徊,或搓或磨,或融或弃,遗落满地。下山

后,心情返老还童,变得澄澈、静和、安然。

大山恢宏的胸怀像慈父,它旺盛时,可以“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”,它陨落时,也是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,其气韵磅礴而阔大。

大山喜欢沉默,但感情丰富,春夏姹紫嫣红浓绿,秋天,当一场浓霜涌来,就像画家打翻了调色盘,林间红黄紫的色彩高低错落,层次多样。用色彩说话,这是大山与众不同的个性。

暮秋登山,是在霜降前与花草树木作短暂道别,“临别殷勤重寄词,词中有誓两心知”,亲爱的,一路顺风,明年春天见。

憨爷

□昆山 张新文

想起憨爷,是从想起夜壶开始的。

现代人很少有能知道这东西的了。在医院里男性病人卧床不起时,放在被窝里接小便的铁质器皿,就是从早期的夜壶克隆而来的。北方冬季寒冷,老年男人夜晚起来的次数多又怕冻着,就用夜壶在被窝里方便一下,可见夜壶是男人专用产品。

憨爷的夜壶是一只紫砂壶,很精致。那时我们还小,总以为憨爷太憨了,不拿夜壶的斜把子,却用食指和中指穿过夜壶上部的耳状柄孔,配合大拇指提着夜壶。后来,我们才知道错的是我们,那个所谓的斜把子,是夜壶的口子,留接尿用的。老年的憨爷,腰弯成了钝角,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,就是提着夜壶去他的菜园,这也算是小村的一道不变的风景。菜园不大,大约有半亩地,菜园的旁边就是一个水塘,终年涓涓流水不断。春夏,他会种上番茄、辣椒、豆角、香瓜等;秋冬就安排大蒜、葱。他的记性好,今天浇这几棵,明日浇那几棵,夜尿有序地一天天浇到蔬菜根部后,他会及时用放在菜园里的粪勺,给蔬菜一棵一棵地喂水,那份虔诚和细心好像是在喂养一个个嗷嗷待哺的婴儿。在这个世界上,但凡有生命的都懂得以诚相待的理儿,包括憨爷的蔬菜瓜果,该绿的绿,该红的红,该香的香,一个个饱满、水灵、脆生。

街,离村庄也就一里远的路程,憨爷的菜到集市上,总是第一个卖完。憨爷的儿子见他这么辛苦地伺弄菜园,就给他半蛇皮口袋

的尿素,叫他趁雨天撒在菜园里。憨爷冲儿子摆摆手,丢下一句话,两个字,“不用!”

憨爷过去读过私塾,写得一手好毛笔字。我从学校每每领回新书,就找憨爷帮我在书本上写名字,他会放下手里的活计,认真地一笔一画地写着。只是他写的是繁体方块字,正楷,虽然不认识,但知道肯定好,肯定是我的名字。写完名字后,他会习惯性翻开语文书读起来,这可能与过去他读私塾时养成的死读硬背有关,读时语速不紧不慢抑扬顿挫,辅以摇头晃脑。如果是“之乎者也”的句子,憨爷很有古人读书的范儿的。记得我们小学四年级时,有一篇题目是《四,新手表》(也就是第四篇课文,新手表)。经憨爷一读,就成了:“四新手表”。引得我们一帮孩子咯咯大笑起来,明明一块新手表,听起来好像是块旧的了。多数的时候,他爱叫我们读书给他听,遇到不认识的字,他会教我们,并讲出字的意思。憨爷对我们常说的一句话:“三代不读书,等于养了一窝猪”,告诫我们,作为万物之灵的人,读书是多么重要。

憨爷早已离开了人世,不知当初人们为何喊他“憨爷”,难道正直、诚实就是“憨”吗?憨爷没学过化学,但是他知道蔬菜还是上有机肥好,始终不愿接触和使用化学肥料;他也没有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那样迂腐可笑,主动教我们茴香豆的“茴”字的四种写法。

想想,憨爷还算一个不错的精明的老人。要不,我早就把他忘记了,包括他的夜壶。

秋夜闲读

□安徽合肥 吴婷

自幼爱读书,尤其是读诗词,爱它的朗朗上口、古色古香。

秋夜,临窗而坐,月色漫窗台。案头一杯绿茶,芬芳馥郁,热气袅袅升起。

起身,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精装诗词,翻阅闲读一番,才觉书中日月长呀!

“明月别枝惊鹊,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读到辛弃疾的《西江月》时,赶忙收拢窗帘,推窗放眼,四处寻望,夜漆黑、寂静。

转而一想,现今身居闹市,哪里会有惊鹊和蛙声?

顿然心中既释然又怅然,继续读下阙,“七八个星天外,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林边,路转溪桥忽见。”便遥想起故乡农家的秋夜来。

还是这样的夜,依旧一本诗词,坐在农家的窗前,却意境相异。

乡村的秋夜如水。站立窗前,零星的萤火虫,闪闪烁烁,轻盈穿梭在瓜藤树影中。

蛙鸣是乡间的一首俚曲。夜半三更时,青蛙在田野里、稻田中、池塘边,一阵赶着一阵,一浪高过

一浪,扯着嗓子,卖力地吆喝。

还有虫唱,不容忽略的秋夜小调。仲秋夜静凉,蟋蟀闹洞房。这些小伙伴们潜伏在石砖下、草丛里,细细碎碎地哼唱着,虽整夜闹腾,却又如一首安眠曲,让人睡意盎然。

记得上小学时,一次读到两句诗,“明月当空叫,黄犬卧花心”,很是不解。

次日,带着诗文来到语文老师办公室,胸有成竹地对老师说,诗人写错了,明月怎么会叫?黄犬又怎会卧在花心上呢?

老师微笑着告诉我,当年王安石看到此诗,想法同你一样,但后来,他游历南方,发现有一种鸟叫“明月”,叫声婉转动听;有一种昆虫叫“黄犬”,常在花心飞来飞去。他这才明白,两句诗是对的。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”刘禹锡的这句正合我意。秋日里,万物成熟,硕果累累,处处一派繁忙的情景。相比春困夏燥,寒冬冷峭,温馨而恬适的秋夜,更是读书的好时光。

秋夜,独自守着一处宁静,乱翻几本诗书,闲看一两页,品读二三句,随情人境,让心灵徜徉纷飞,是一件多么快意的事……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34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